



《电影艺术》编辑部 编

石挥、蓝马、上官云珠
和他们的表演艺术

中国电影出版社

石挥、蓝马、上官云珠 和他们的表演艺术

《电影艺术》编辑部 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6 北京

内 容 说 明

石挥、蓝马、上官云珠是我国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卓越的性格演员。

本书以座谈会的形式，通过他们生前友好和亲属的发言，分别回顾了三位艺术家的艺术道路和创作生涯，并总结了他们的宝贵经验。

本书内容朴实生动，言之有物，可读性强。

责任编辑：徐如中 王家龙

封面设计：孙 飞

石 挥、蓝 马、上 官 云 珠 和 他 们 的 表 演 艺 术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 $\frac{3}{4}$ 字数：139,000

1986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8061·2858 定 价：1.20 元

目 次

序	于 敏 (1)
---------	-----------

石挥和他的表演艺术

学习前辈经验 提高影片质量	桑 弧 (7)
艺术上的良师益友	白 沉 (9)
石挥演戏讲究技巧	吴仞之 (14)
石挥的“绝活”	程 之 (16)
卓越的性格演员	
——兼及性格演员的培养问题	胡 导 (23)
创造角色 功夫到家	张 伐 (32)
石挥的精彩表演	史 原 (35)
难得的好演员	徐昌霖 (39)
良好的戏德	莫 愁 (44)
我所了解的石挥	叶 明 (45)
是角色, 又是石挥	白 文 (52)

蓝马和他的表演艺术

北京座谈会开场白	徐如中 (61)
天然去雕琢 卓然自成家	陈惠良 (63)
艺术和思想、生活不可分	
——回忆我的弟弟蓝马	董世锦 (75)
善良、正直、真实的艺术家	谢 添 (79)
蓝马此马 艺如其人	黄宗江 (83)

回忆蓝马的生活和艺术	张振宗 (86)
蓝马的艺术成就和演员的选拔	唐远之 (89)
他到生活中检验自己的表演	周 楚 (94)
我爱蓝马	沈 剡 (95)
做人真实 表演才真实	林默予 (99)
以假乱真的蓝马	吕 恩 (101)
上海座谈会开场白	张瑞芳 (103)
蓝马的艺术见解	董 是 (104)
勇敢地投入时代洪流	鲁 刼 (111)
可遇不可求的好演员	徐昌霖 (115)
理解得深 表现得真	王静安 (119)
蓝马的生活琐事	孙景路 (121)
我所了解的蓝马	张瑞芳 (123)
蓝马表演的特点	李天济 (127)
从蓝马谈到目前表演上的问题	白 沉 (133)
从同志们谈蓝马想到的	胡 导 (139)

上官云珠和她的表演艺术

开场白	白 杨 (147)
有追求有抱负的表演艺术家	王林谷 (148)
上官表演的几个特点	高 正 (150)
想起了几个问题	李天济 (154)
和上官一起拍《南岛风云》	白 沉 (157)
热爱生活 忠于艺术	王丹凤 (160)
平易·真实·感人	鲁 刼 (162)
上官云珠的性格化的创作方法	胡 导 (168)
我的印象	陈同艺 (174)
她在表演的真实性上下功夫	白 杨 (176)

序

我国电影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有一辈演员始而崭露头角，继则成熟为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用老百姓的说法是：演什么象什么。不管一些时髦的理论说不要人物，不要典型，不要这，不要那，电影给人留下印象，久久不忘，具有隽永的审美价值，而且能够震魂夺魄的，始终是银幕上的人物形象。

石挥、蓝马、上官云珠，三位优秀的演员已经离开人世，但是他们创造的银幕形象和舞台形象，都以各个不同的性格光彩，各个不同的言谈风貌，各个不同的品格气度，留在千百万人的记忆里。他们的业绩是我们的财富，他们的经验很值得后来者的研究和学习。可惜他们已经不能现身说法，只能由他们的朋友和合作者来缅怀和追忆了。电影界的同仁一定会同意，为他们举办的表演艺术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

本书的编者要我写一篇序。我不是合适的人，因为我不懂表演艺术。但是读了二三十位电影艺术家的发言稿，有一种精神力量促使我提起笔来。他们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不仅是精到的见解，不仅是准确的评价，而且是深厚的友情和由衷的追思。这使我深受教益，也深受感动。世间最可宝贵的，不正是这热烈的友情，这永不磨灭的同志之谊么？

使我惊奇的是，不同的发言者讲的是三位各不相同的表演艺术家，是他们所创造的各个不同的角色，是他们各不相同而又变化多姿的艺术技巧。通过所有的不同，却又揭示了表演艺

术的共同性的东西，又不仅是表演艺术的共同性的东西，也是艺术创作的共同性的东西。没有预先的沟通，却从不同的艺术头脑里，从对于对象的不同的分析中，迸发出共同的思想闪光，这不是可惊可喜的么？

三位表演艺术家都勤奋于观察生活，研究人，关心各种人的外形表现，也关心他们形于外而发乎内的蕴涵。不是一般的冷漠的观察，而是带着跳动的心，带着创作的热情。又不是只有热情，而且是有明确的目的，为自己存贮丰富的印象，丰富的情绪记忆和感觉记忆，因而在创造角色时，有功底，有实力，不是捉襟见肘，而是左右逢源，不只形似，而且神似。观察，体验，表现角色，而在表现角色的过程中，仍然不断地观察和体验，循环往复，一步步向前，一步步提高。发言者都讲到他们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创造的人物，总是孜孜不倦地向往着新的形象塑造。这正是真正艺术家的品格。

全国解放以后，三位艺术家都领悟到，过去熟习的人和事虽然仍是有用的，可是更重要的是表现新生活、新人物、新思想、新感情了。新的角色任务要求他们重新观察、体验、丰富自己新的情绪记忆和感觉记忆。这些新人又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创造新世界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既然不是在这些中间长大的，就有一个同他们接近，向他们学习的任务。不幸正当他们在社会主义银幕上显出光彩，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勤奋地观察、研究、探索，期于塑造出更加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时，他们抱恨逝去。我们怎能不为之悲怆、疾恨、低回徘徊，不能自己！

人何贵乎生？不正是因为生者能劳动，能创造，发出热和光，照亮同时代人的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峨峨高峰哪怕只添上一抔之土。三位电影艺术家正是这样做的，而在同辈中他们是佼佼者。人何惮乎死？只要在瞑目之际，自知是正直的、清白的，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过了，而且相信知我者有人，知我者

众多。现在早已昭告天下，三位优秀的演员是正直的、清白的、革命的，而他们的创造业绩、他们的艺术品格都是被公认的。

这本小书的出版，我想，绝不仅是纪念性的，同时也是学术性的。后来者能够从中得到启迪，受到教益，可以作为新创造的借鉴，也可以匡正目前电影表演上某些不可取的风气。

于 敏

1985.2.18.

石挥和他的表演艺术

按：石挥同志是我国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卓越的性格演员。他在话剧舞台上创造了众多的性格鲜明、富有特色的人物形象；转入影坛后，又创造了不少栩栩如生的银幕形象。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使人难忘，在国内外都受到称道。他的表演艺术自成一派，对话剧和电影演员有深刻的影响。他又是个很好的电影编导。石挥同志不幸过早地去世，是我国电影和话剧事业很大的损失。

整理、总结石挥同志的表导演艺术，对于我们电影演员，特别是青年演员有很大的学习和借鉴价值；对于克服目前电影表演上的虚假现象，提高我们的表演艺术水平也是一个促进。为此，《电影艺术》编辑部在上海邀请有关同志对石挥表演艺术进行了座谈。

学习前辈经验 提高影片质量

桑 弧

《电影艺术》编辑部来上海召开石挥表演艺术座谈会。今天到会的都是石挥同志生前的老朋友和长期合作者，他第一部主演的影片《乱世风光》就是在座的吴仞之同志导演的。

石挥是个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同时又是优秀的电影编导。他演出的话剧和影片以及他编导的影片，在国内有广泛的影响，在国外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最近在意大利参加“中国电影五十年回顾展”，石挥演出和编导的影片就有八、九部之多，例如《夜店》、《艳阳天》、《假凤虚凰》、《哀乐中年》、《腐蚀》、《我这一辈子》、《鸡毛信》、《天仙配》、《雾海夜航》等，深受国际友人的欢迎。法国电影史学家米特里说：“我参加了这次‘回顾展’，发现了中国电影，也发现了石挥。”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说：“过去我只知道中国有个赵丹，现在我发现还有石挥。”他特别对《我这一辈子》评价非常高，认为是这次“回顾展”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影片。

我回忆解放前后，从1947年初到1951年底，在文华影片公司，和石挥同志实足共事了五年。这五年期间，在我所编剧或导演的影片中，有四部是由石挥主演或参加演出的，即《假凤虚凰》、《太太万岁》、《哀乐中年》、《太平春》。他在这些影片中饰演了性格、身份迥然不同的人物，而演来都各有神采，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至于石挥和别的同志合作或由他自己编导的影片，为数就更多了。我粗略地统计一下，在文华公司的五年中，

石挥参加演出或担任编导的影片约有十一、二部，平均每年两部多一点。这个数字也说明了他的勤奋努力。当时他正是三十几岁，处于精力充沛、才思敏捷的英年。如果他不是在1957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那么，这二十多年来，他的艺事将更趋成熟，他的业绩肯定会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更灿烂的篇章。

今天我们开会，对石挥的表演艺术和电影编导等方面，会有不少话可谈的。最近几年，对电影的表演，观众有些意见，国际友人也有意见，觉得我们的表演有痕迹，舞台化，包括化妆造型等问题。就这方面来说，石挥的表演也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他原来是话剧演员出身，后来专业搞电影。他的表演是很有光采的。大家是否谈谈同石挥同志合作和相处中的体会。一方面，纪念这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和优秀的电影编导，另方面也为了更好地学习借鉴，有助于提高我们影片的质量。

艺术上的良师益友

白 沉

石挥同志与世长辞已二十五年了。我和他相识于1940年，当时我们都是舞台演员；以后，又都逐步走上了电影编导的道路，他还演了不少影片。多年的艺术实践，使我们在探讨电影艺术方面有了丰富的共同语言，成了艺术上的挚友。我们对中国电影共同有过美好的憧憬和信念，也尝受过艺术创作上的艰辛和欢乐。我难忘与石挥永别前的最后那段日子。那是1957年春末，我们被人民解放军奋不顾身地抢救遇难的民主二号轮上的旅客所展示的高度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感动，石挥决心把这一壮烈事件搬上银幕，约我共同创作电影剧本《雾海夜航》。我们两次去宁波作调查访问，搜集了大量生动的形象素材，最后在青岛写下了详细的分场分景提纲。责任感和创作激情，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日夜奋战。夜晚，空旷幽黯的海边，只有我们住宿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别墅的六楼亮着灯光。我和他沉醉在创作中，激情汹涌，思潮澎湃，相互撞击、相互启发，连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这是我和石挥最后一次陶醉在艺术的境界中。和石挥谈艺术，搞创作，是最大的享受，也是最好的学习。不久，我为拍摄《荒漠三雄》去敦煌采集外景，八月返厂，正赶上反右派斗争，想不到我很快遭到了厄运。那时，石挥正在精疲力竭地赶拍《雾海夜航》。我和他同住在淮海别墅，有时我们擦肩而过，但只是相视无语，谁也不敢讲话。至今我仍然不能忘记他那副疲惫的神态和望着我的那双欲言无语、蕴含着无限痛苦的

眼睛。《雾海夜航》剪接完成后的第二天，厄运就降临到他的头上。不久，他象断了线的风筝，从此就永远消失了。

石挥在童年时代，家道中落，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贫困的生活。为了谋生，他干过很多在旧社会被视为卑下的工作，很早接触了广阔而复杂的底层社会，与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艰辛的生活，迫使他早熟；坎坷的命运，促使他过早地了解人和人的感情。因此，饱经沧桑数十年的社会生活，给石挥的艺术创作储存了大量的生活积累，为他的表演艺术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这是石挥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回忆解放前，我们从事舞台演出的那段年月，当时我们都很穷，有时花两角钱到俄国馆子里吃一客罗宋大菜，就算是很不错的享受。我们一坐下来，他就聚精会神地观察四周餐桌上的顾客，轻声地问我：“你看那张桌子上的一男一女是干什么的？是什么职业？是什么关系？是父女？是亲戚？是情人？”等等，等等。一顿饭的工夫，他几乎把所有的顾客都琢磨、研究、判断一遍，方肯罢休。有时我和他走在马路上，他也会突然停下来，目送一个、两个或一群行人远去，接着就向我提出一系列“什么什么”的问题，然后，根据自己的观察，作各种合理的判断，有时我也和他辩论，但最终总是被他所征服。因为他根据观察对象的音容笑貌、神态、衣着、步履等等特征，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加以想象，总是判断得那么合于逻辑，生动而又可信。石挥为了索取创作素材，随时随地不断观察和研究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人，研究他们在特定情境中体现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人物关系的动作特征，已成为他的职业习惯。

回顾石挥的表演艺术，不由使我想起他在创造一个角色时所付出的巨大劳动。石挥在开始进入一个角色的创造时，有一段日子几乎见不到他这个人。他不是把自己关在斗室里反复熟读、研究剧本，阅览大量有关资料，就是跑到生活里去搜集、捕捉有关这个角色的形象素材。在他角色创造的酝酿阶段，你

会感到他始终处于如痴如癫的精神状态，不论在任何场合，他都会一个人在轻声地念念有词，或闪现几个微妙的眼神，或出现一两个特异的手势，有时你和他说话他都听不见。他这种全身心浸透在角色特定意境中进行体验、揣摩的状态，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人，真可能会把他当作一个精神病患者。当一进入排练场，我们从石挥的形体、神态中，立刻会发现他已经抓住了角色的核心。但在初排阶段，他不是把他心中的角色一下子就放出来，而是根据导演的意图，轻声念着台词，在与对手的交流中，不断地体验、适应、探索、追寻，逐步找到角色在规定情境中最准确的心理和形体动作。有时他主动要求停下来，与导演和对手促膝相谈，阐述自己对规定情境和角色行为逻辑的解释，谈得既亲切又生动。他在排演场上，很少谈那些枯燥的大道理，而是谈那些使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感性的东西。他往往有很多独特的见解，给排练的戏添色增辉。因此，凡有石挥参加的剧组，学术探讨的气氛特别浓厚。我们都很喜欢和他合作，因为在排练和演出中，能不断得到他的诱发和帮助，使自己扮演的角色日趋丰满和完善，并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回忆和石挥同台演出时，他给我的每一个眼神，都使我感到有充份的内心依据，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我受到这种眼神的刺激，很自然地得到内心感受，促使我迅速有机地产生准确的适应和反应，从而相互之间产生一系列连锁的刺激反应，撞击出人物之间思想感情的火花；与此同时，我的第一自我也得到了创作的愉快。无怪有人说，与石挥同台演戏很“过瘾”，我也有同感，原因就在这里。

石挥在舞台和电影上，创造了很多令人难忘的光辉艺术形象。如《大马戏团》里的慕容天锡，《正气歌》里的文天祥，《夜店》里的独眼龙、金不换，《秋海棠》里的秋海棠，《林冲夜奔》里的林冲，《梁上君子》里的夏大律师，《蜕变》里的梁专员，《我这一辈子》里的警察，《宋景诗》里的僧格林沁等等，这些不同

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至今仍活生生地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他是一个具有独特表演风格 and 高度表演技巧的性格演员，他塑造这么多的人物形象，没有一个是相同的。他每创造一个形象，总是把这个人物所处的时代、阶层，以及他的经历、教养、爱好、生活习惯等等，研究得很深，琢磨得很透。他着力于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自我出发，使自己处在角色的规定情境里，体验、找寻人物的内心依据，从而调动他全身的创作材料进行外化。他对每个角色的形体动作，都要进行提炼，把一般化的动作删去，选择能最有力地体现这个人物性格的动作来加强角色的性格化，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是精心设计的。因此，他创造出来的人物就成为“这一个”，是有血有肉的，栩栩如生的，真实可信的。根据我对他创造过程的理解，我认为他是一位体验与体现相交融的现实主义表演艺术家。这里，使我想起他每演一个戏的剧本上，空白处布满密密麻麻的小字和红蓝铅笔的点点线线。他曾对我说：“剧本上印的一行行字，固然很重要，但行与行之间的空白，才是我们演员创作最重要的地方。”这句话，对有些认为“有台词才有戏，没有台词就没有戏”的演员来说，是很值得深思的。

在探讨石挥表演艺术的同时，必然要联想到我敬爱的老师、著名的戏剧家佐临同志。当年石挥在舞台上塑造的一个个震惊我国艺坛的艺术形象，几乎都是在佐临同志的导演下形成的。石挥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与佐临同志深厚的艺术造诣、高乘的艺术情趣、独特的艺术胆识是分不开的。我认为一个具备可贵的禀赋和素质的好演员，和一位有高度艺术修养的好导演精诚合作，才能放射出他本身具有的全部光彩；当然，一个好的导演，也必须通过好的演员，才能生动地体现他的全部艺术构思，达到高度的艺术境界。佐临同志与石挥同志的合作，堪称是“珠联璧合”。这段佳话，必将永远载入我国的艺术史册。

今天，《电影艺术》发起总结石挥的表演艺术经验，这个工